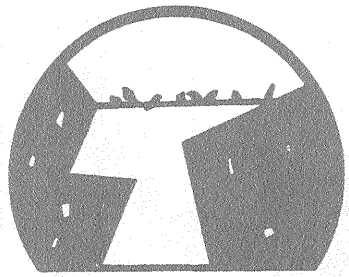


橋



地址：香港堅道明愛大廈五〇二室
香港北角建華街三十號聖猶達堂
九龍窩打老道一三〇號教研中心
九龍登打士街五十六號柏裕商業中心一一一五室
電話：2810 1104；2810 1105
2566 5019；2566 5020
2336 6523；2338 8485
2782 7560；2783 9453

第52期
季刊

回流的得與失

周小玲

七年前，我們夫婦倆共同決定移居澳洲。不是怕面對九七，而是想去實現我們夢寐以求的寧靜生活。早在八一年，我們還未結婚時便以未婚夫婦的關係申請移民澳洲。但是，由於澳洲經濟不景氣原因，我們的申請被否決了。我們死心不息，在八六年再次提出申請。八七年終於獲得澳洲政府批准以專業資格移民。我們破釜沉舟，立即賣掉香港的房屋，舉家遷往澳洲悉尼。就這樣，我與兒子及丈夫在悉尼渡過了四年寫意的生活。

三年前，我的丈夫為了參與建設香港的「玫瑰園」（新機場工程）。我們亦為了去經歷那個驚心動魄的歷史時刻——九七年七月一日，做歷史的見證，我們收拾包袱，一家三口回流返港。久別重逢的香港，倍感親切。這裡有我們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知己朋友，還有舊同事。突然間，生活又平添了不少姿采。我們回流返港，最高興的人還是我們的父母。他們朝夕思念、牽腸掛肚的日子終於過去了。一家人又可以經常團聚在一起。

而我回港最感興奮的事是可以再回到老師的畫室鑽研國畫技巧，又可從事我所擅長的輔導工作。在澳洲生活的四年裡，我除了相夫教子，首年，我每天都撥些時間習畫。其餘的三年，我到新南威爾斯大學進修學位課程。幸得澳洲的課餘托管服務協助照顧我的幼兒，使我在沒有家庭負擔的環境下，仍能妥善照顧家庭、進修學業及教導兒子。由於澳洲的正規學校沒有中文課程，為了使兒子學懂中文，我們每逢星期六早上都送兒子到附近教會辦的中文學校學習中文。兒子在中文學校老師的教育及我每天的督導下，總算有一點成績。但遺憾的是，回到香港竟然找不到一所合適的中文學校讓他繼續進修。由於他所就讀的國際學校沒有中文課程，而普通的正規學校的中文教育又不太符合他的程度。我一直為這件事擔憂萬分。到底自己能給與他的教導有限，若沒有學校配合，他學習到的中文是不夠的。很明顯地，這幾年他的中文學習進度拖慢了。這是我至今仍引以為憾的一件事。

是小孩子。雖然國際學校與澳洲的學校同是以英國制度教學，但是澳洲的小學是較重視培養孩子的寫作及創作能力。同時，澳洲學校給與孩子在課室裡有較大的空間及自由。而香港國際學校方面，則很重視課堂紀律。因此，我的兒子在課堂的適應上頗感吃力。此外，他習慣了用英文與朋友溝通。回到香港，失去了知己朋友，而在認識新朋友上亦出現了困難（由於兒子是在三歲左右移民澳洲的，他在香港沒有朋友）。例如鄰居的孩子都說廣東話，他到屋村內的公園玩，見到孩子們成群成隊地在踢足球，也很想參與，無奈自己連他們每人的中文名字也聽不懂、記不下，唯有孤獨地站在一旁看他們玩。我曾嘗試帶他去參加教會辦的兒童組。他去了兩次，哭著臉兒要求我不要再強逼他去了。在玩遊戲時，更感吃力，他根本不懂得讀每個人的中文名。

兒子初返港的首兩年，經常嚷著要返回澳洲。他非常懷念澳洲的朋友、大屋、公園和草地、白鴿（初回港時，他不肯吃乳鴿）。還有澳洲的新鮮水果及海產。如澳洲芒果、桃、李子、老虎蝦、泥蟹、龍蝦、淡水魚（Baramunda）。他在澳洲很喜歡吃魚，回港後卻不肯吃，說香港的魚不好吃，又受了污染。

說老實話，我們夫婦倆何嘗不和兒子一樣地懷念這些東西呢，我們還懷念澳洲清新的空氣，潔淨的街道，鄰居門前的花草，悉尼的冬日；萬里無雲、陽光和暖。還有寧靜祥和、毫無壓力的家庭生活。返港後，生活質素的下降，例如居所窄小、環境複雜，我們已不計較了。可是工作的壓力相對地增大了。對健康及精神的損害，卻是我所最介懷的。在澳洲的日子，每天丈夫都能準時於五點半回家，五時半回到家，六時許已吃完晚飯在看電視新聞報導。現在，他每天要到七時左右才回到家裡。星期六還要上班。生活明顯地忙碌了，擔憂也相對地多了，例如租屋或自置居所的問題、投資的問題、人際關係的問題等等。幸好我們夫婦一直都非常關心對方的感受，處境及習慣都坦誠地互吐心事。工作上或生活上不愉快的事情，難以適應的環境都一一化成增進我們夫婦之間感情的原動力。我們每天都能透過對方的心，一句開解話，或感同身受地與對方站在同一陣線去責備不合理的東西，確是化解我們內心苦惱壓力的良方。

如果問：回流後對我們的家庭有甚麼最大的得益？我會毫不猶疑地說：我們夫婦感情更深厚了、婚姻關係也增強了。我們之間更頻密、心靈的溝通比在澳洲或移民前更頻密、更深刻。我認為：我們之間的這種互相扶持、愛護的關係是較諸我們能有機會賺更多的錢，有更多的儲蓄來得更重要、更有意義。

我相信：即使未來環境變得惡劣，對我們磨練的要求更大，我們都有信心去行走我們的路。

我們沒有後悔移民，也不後悔回流。因為，每段經歷都帶給我們新鮮、刺激的經驗、新的體會、新的啟示和新的動力。並且充實及豐富了我們的人生旅途。

問：那麼你們回流後又遇到什麼適應上的困難？
被訪者：回流對我們其實是另一衝擊，孩子們很不習慣香港的天氣環境，我們又感到香港的社會較複雜，加上大女兒生性好動，為免她學壞，便把她送了去英國寄宿。小兒子也在國際學校就讀。至於我自己，初時真的很悶，昔日的朋友很多也離港或疏遠了，也感到自己與香港很脫節。但時間久了，我們也漸漸適應下來，重新建立在這裡的生活。至於在家庭中的關係，也只有用多點耐性和時間，與丈夫多點溝通，希望他能明白我們。

一回流者的心聲

時間：一九九五年一月九日早上十一時
地點：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
人物：回流者（一九八九年六月與兩子女移民加拿大，一九九三年返港定居）

問：我知道在你們移民期間，丈夫是留在香港的，請問你們當時用什麼方法維繫家庭感情？

被訪者：其實，當初我們決定移民時，丈夫本是打算用一年時間，把在香港的生意逐步結束，來加與我們團聚，但奈何他的生意越做越好，於是一推一年，結果我們最後也入籍了，於是便舉家返港團聚。在移民期間，幸而家庭經濟也很穩定，容許我們經常通過電話、圖文傳真聯絡，更重要的是我丈夫每兩三個月便來加探我們一次，所以也有很頻密的接觸。

問：那麼移民對你們家庭又帶來什麼影響呢？

被訪者：其實因這幾年的分開，家庭中的關係也受到不少衝擊。初到加時，我一個人要應付生活的種種要求，忽略了對子女的關心和支助。大女兒當時九歲，與爸爸的關係十分密切，移民後，她極度掛念爸爸，整個房間都擺滿了爸爸的相片，每次爸爸要離開時都會哭得像個淚人，大女兒後來又變得十分反叛，我當時也沒有體諒她的感受。至於兒子，移民時剛三歲，幾年來他成長皆沒有父親在身邊，以致造成父子之間的感情有點陌生，爸爸對他很多脾氣習慣都不了解，所以至今也是很「痴」我。至於我自己，移民對我也只有正面幫助，令我認識了基督教，也經歷了神的帶領和照顧。其實我與子女們缺乏諒解的問題，在香港時早已潛伏，只是移民後令問題更明顯化，所以我覺得神是藉著在移民的日子中，讓我醒覺，正視和著手改善這問題，我曾參加不少親子課程，很能幫助我多了解他們成長期間的需要。其次是在移民生活中令我學習到獨立，增加了自信，現在回來與丈夫再次生活，反而感到他很多時都為我作主，很不習慣。至於我丈夫方面，相信最大的代價莫過於他的健康，皆因移民後的第一年，他一個人很悶，便每晚到朋友開的卡拉OK飲酒，令身體受到傷害。這點令我感到遺憾和難過的。

問：可否再講多一點點移民對於你們夫婦感情的影響？

被訪者：雖然我丈夫在大陸設廠，但幸而他也沒有惹上第三者。其實在這幾年太空人的生活中，雖然我倆在地域上是分開，但在心靈上我一直盡我的能力去支持和關心我丈夫，我丈夫也是十分負責任和愛家庭的，我們在互信互諒的原則下，感情的根基也總算維繫到。但令我倆煩惱的卻是因分開而造成的分歧。自認識了基督教，我的人生觀有了很大的改變。在這幾年間，也習慣和喜歡加拿大的平靜，思想也比以前開放和西化。這些都不是丈夫能體會到的，他仍像以前那樣，期望在家庭中他是一家之主，很多時我和孩子們都習慣了凡事有商有量，大家像朋友似的。所以與丈夫在教導子女一事上時有分歧，面對九七，我和子女都盼望返加，丈夫卻為經濟問題而擔心，也是我們一家的掙扎。

督印人

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

「橋」編輯委員會

陳志常 麥麗娥 關黎秀芬 陳耀虹 潘蔡妍珊 何梁錦萍

美滿婚姻



幸福家庭

承印：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電話：2563 1068

非賣品